

311334

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

王西彥著



海燕書店出版

新時代和新的風格

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海 燕 書 店

• 1951 •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4000 冊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海 燕 書 店
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—室

(171) (A 17) 7,800 元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自序

這是我第三個論文集。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，乃是我的所在地解放以後學習成績的一部分。這些成績的獲得，和收容在以前兩個集子裏的一樣，多半是由於偶然的動機。而且，也和以前兩個集子一樣，按照不同的性質，我把這些學習成績分成四輯。

第一輯的兩篇，都是我在湘東鄉間參加土改的時候，匆匆忙忙地寫下來的。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，是應中南文聯的機關雜誌長江文藝的徵求，給編輯同志寫的一封信。抗美援朝運動在城市裏搞得很熱烈，而在更廣大的農村裏，則顯得有幾分寂寞。記得當我接到從城市裏轉到鄉下來的徵求信時，我正在區政府裏參加土改幹部會議。在會議上，有人提到土改應該結合抗美援朝的宣傳工作，因而激起一陣異常高漲的愛國熱情。開完會，我便伏在窗口上，匆促的寫下了那麼一封信。這封信在刊物上發表之後，我覺得

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完——至少是沒有說得透澈。於是，又寫了力量的最大源泉。當這一篇文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時，是標作散文的；但我以為它只是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，一文沒有說得詳細透澈的地方，重新說了一通，所以，我現在把這兩篇東西放在一起，作為我在緊張的土改工作之中對抗美援朝運動的一點表示。同時，既然自以為力量的最大源泉一文說得比較詳細透澈，便把它放在前面。

第二輯裏的三篇，都是讀書雜記。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，是讀了柴霍甫的短篇小說的三本新譯之後所引起的一點感想。我曾經是一個柴霍甫的熱烈的愛好者。在舊俄羅斯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之中，屠格涅夫和柴霍甫是我最喜讀的（我最不愛杜思退也夫斯基，因為他太冷峻了。）但在最近一年來，我開始有些不耐他所描寫的那種怠倦的生活，連帶他那種憂鬱的風格。我希望這種對讀物的嗜好的轉變，能影響到我自己以後的寫作。從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談到批評家的任務一文，也是讀後感；不過引伸得比較的多。不待說，我所引伸的只是一些異常平凡的意見，卻不料在文藝報上發表後，給一個久別的朋友看見了，竟寫來了一封熱情的鼓勵信。我珍惜這鼓勵，更珍惜由這鼓勵所帶給我的深厚的友情。至

於從蘇聯文藝問題所得到的啓示和教訓，自然更是零碎的筆記的集合。在這些筆記裏，我雖然觸及到很多問題，不過對每一個問題都談得很不深入。只是在我自己，則很寶貴它們，因為從它們，使我學習了很多，得到了很大的益處。我在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，一方面固然用我們自己新的人民文藝的創作實踐作印證，另一方面也用發生在蘇聯的文藝問題的解決作參考。這樣做的結果，使我對文藝上的若干問題，能够獲得比較全面的理解。

第三輯裏的六篇，都是關於魯迅先生的。作爲一個文化和文藝領域內的戰士，魯迅先生是太偉大了。在過去的十餘年裏，我雖然時刻都在讀着他浩瀚的著作，但很少在談論他——我怕我的淺薄會冒瀆了他。解放之後，前年和去年，我在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講授「現代文學」，不可避免地，要在教室裏用較多的時間來談論魯迅先生。不管我談得多麼膚淺，但每一次談論時在教室裏所引起的激動，使我充分地感覺到，像魯迅先生這樣一位偉大導師的曾經存在，對我們下一代人是一種怎樣的幸福！既然在教室裏談論了，便應了幾位編輯朋友的邀約，從講稿裏鈔出一些斷片，作爲單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。我希望這會

是一個起點，以後總有機會作進一步的研討。我認爲，研究和發揚魯迅先生在各方面的成就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光榮責任。要特別聲明的是，魯迅生活和思想發展的道路一篇，原是我在一個紀念會上的報告；由於時間的限制，我只能這樣簡略地談一談，如作爲一篇論文看，那自然是太草率了。而生命和工作一篇，則更只是一點感想而已——我之所以把它寫了出來，又把它收容在這裏，完全是爲了作爲對自己的一種鞭策。

第四輯的兩篇，其一是看了電影「中國人民的勝利」，另一是讀了伏契克的絞索勒着脖子時的報告後的介紹。看了一場好電影或是讀了一本好書，便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介紹給其他觀衆和讀者，這幾乎成爲我的習慣。但是，這樣的介紹，多半是出諸口頭，寫下來的卻並不多。這裏的兩篇，是寫下來後又在刊物上發表了的。我希望我的介紹能夠對原作品負責，不致使讀者感覺到浮誇不忠實。

從前面簡單的說明裏，讀者可以看出，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十餘篇文章，幾乎沒有一篇够得上是嚴正的論文。在我第一個論文集輓歌與讚歌的序文裏，我曾經向讀者聲明過，我原來不是一個搞理論的人，近年來卻竟寫下了這麼三個集子，連我自己也有幾分驚訝。

不過，我願意引用葉高林的說話——我在這集子裏的第二輯的兩篇文章中都鈔引過它——來給自己作辯護。葉高林呼籲蘇聯作家多寫批評文章，多對蘇聯的文學批評問題發表意見，因為，這樣做，「會對文學有很大的裨益。」根據着這樣的辯護，我還想在這裏對讀者再作一次預約——我希望在讀者的寬容裏，能作第四次的貢獻。

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長沙。

目

次



自序

第一輯

力量的最大源泉·····

二

把抗美援朝的文藝宣傳擴展到農村來·····

六

第二輯

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·····

三

從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談到批評家的任務·····

三

從蘇聯文藝問題所得到的啓示和教訓……………四九

第三輯

魯迅：偉大的戰鬥者……………七二

魯迅生活和思想發展的道路……………八三

魯迅的創作小說的時代意義……………九四

從魯迅的小說看農村的土地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論魯迅的愛國主義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生命和工作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第四輯

偉大的史詩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一本血寫的書——講述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的故事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
第
一
輯

力量的最大源泉

這幾天來，在我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裏，一連召開了三次大規模的羣衆大會。第一次是爲了鬪爭一個一九三〇年前後反動派的『挨戶團』主任，二十年來一貫地壓迫勞苦人民，屠殺革命同志，犧牲在他血手下的當時蘇維埃政權的負責人，和赤衛隊隊員們，數目總以百計。第二次是爲了公審兩個惡霸地主，這兩人都曾經是僞軍官，在僞政府裏幹過差事，充任過鄉長和保長，長期地蹂躪人民，犯罪的事蹟，簡直難以清算。第三次是爲了公審一個更大的惡霸地主，這人曾經充任反動匪幫楊森部的少將參謀，參加了有名的一九三九年的『嘉義慘案』，是這一地區的圈子會的首腦，被附近數十里的農民們叫做『神樹』（碰不得的），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塊沉重地壓在勞苦大衆頭上的『大石板』。而在解放之後，

不論是那『挨戶團』主任，或是那偽鄉長和偽保長，或是那曾經使農民們望而生畏的「神樹」，他們，大大小小的惡霸地主們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之下，不知悔改，繼續進行他們危害人民的罪行。造謠，恐嚇，挑撥離間，收買拉攏，破壞森林，疏散財物，宰殺耕牛，把食鹽和鋼針下到田裏——嚴重的是秘密開會，組織暴動，圖謀殺害工作幹部，推倒地方的人民政權。不待說，這一切罪惡的行動，都被覺悟起來的農民羣衆所識破、檢舉、鎮壓了；他們，那些惡徒們，那些禽獸們，都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

土地改革的運動，在這個行政鄉裏，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了。從最初的講政策，反破壞，經過擠黑田，減租退押，到現在的評劃階級成份，在這一連串的工作過程中，一步一步的破獲了地主階級所佈置的特務網。通過圈子關係，姓氏關係，親戚關係，他們，那些惡霸地主們，企圖對土地改革運動進行有計劃的破壞。這裏是二十年前的老蘇區，從一九二六年起，這裏的革命羣衆開始武裝起自己，用梭標、木棍、馬刀、土槍，和反動的地主階級進行長期的搏鬥。一九三〇年，這裏開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，分配了土地。但不久，紅軍撤退了，白軍（或叫「反軍」）一次又一次地進行着，絕滅人性的屠殺。地主階級的武裝，「挨戶團」和「義

勇隊，「以空前的殘暴，見人殺人，見屋放火，使大地遍染了勞苦人民的鮮血。那種慘烈的景象，即使在這二十年後，當我們從一些老農民的口中聽到敘述時，也無法壓制自己的激動。那時候，農民們普遍地組織起來，不是參加正式的紅軍，也大都參加了赤衛隊。比較年輕的，參加了少年先鋒隊。兒童們，參加了童子團。婦女們，參加了慰勞隊和宣傳隊。在白軍的屠殺之下，農民們有的跟隨紅軍，越過邊境，上了井崗山；有的堅持在山洞裏，保衛着自己的蘇維埃政權；有的潛伏在農村裏或敵人的組織中，給山洞裏輸送食糧和密報消息。犧牲自然是很大的，非常大的。在老蘇區的每個鄉政府裏，都有着一本厚厚的烈屬名冊。在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裏，我曾經懷着激情，翻讀了那個烈屬名冊——從鄉蘇維埃主席和委員，紅軍中的軍官和士兵，一直到赤衛隊隊員和婦女宣傳員，以至於少年先鋒隊隊員，犧牲者的數目是很大的。我也曾經以更大的激情，聽了很多壯烈動人的先烈們的故事。『革命成得功，石板栽得葱！』這是當時反動地主階級的口號。『難民（地主階級的組織）逃得脫，乾魚養得活！』這是當時革命羣衆的口號。一種怎樣的階級仇恨！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時期裏，在漫長的二十年的黑暗痛苦的日子裏，這種仇恨繼續增長着，鬭爭也繼續進行着，勞苦人

民的血也繼續流着。農民們，把梭標、臂章、馬刀、傳單以及蘇維埃時代的銀幣和紙幣，都埋在地下。他們在這些物件上保持着自己的信心和希望。老一輩的被屠殺了，病死了，流落在外面渺無消息了——然而，從父親傳給兒子，又傳給孫子，信心和希望卻永不絕滅。共產黨一定會勝利，紅軍一定會回來，翻身日子一定會實現。二十年黑暗痛苦的日子過去了，去年七月間，老紅軍果然回來了，報復階級仇恨的日子果然來到了。年老的和年青的農民們，從地下挖掘出自己或父親一輩所埋着的物件，上鏤的梭標和馬刀，發霉的臂章和傳單，向地主階級進行復仇和清算。就在最近幾次的羣衆大會上，我看見了多少梭標和馬刀呵，農民們驕傲地擲着它，有的還把二十年前的發霉褪色的臂章佩在自己的胳膊上。這便是勝利！這便是二十年來流血犧牲的代價！然而，在另一面，在地主階級那一面，他們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夢。他們的夢便是那個血腥的「民國十九年。」在他們之中，十九都是在那些血腥的日子裏變成更肥胖的，他們向農民們沒收了更多的土地，吸了更多的血，自然也就變成更殘酷，更毒辣。這二十年來，罪惡的國民黨，反動派，在自己的統治區，把統治力量伸展到每一個角落。就拿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行政鄉而論，在解放前，國民黨、三青團、地主、土匪、偽軍官、

特務，六位一體，構成嚴密的統治階級，魚肉人民，無惡不作。解放了，在他們之中，少數罪惡過大的，隱匿起來了。其他的，偽裝着悔悟的面貌，逃過了雙滅反霸的一關，暗中佈置着勢力網，待機而動。他們，那些惡霸地主們，並不是沒有鼓勵和依恃的。除了那個『民國十九年』的舊夢，他們的組織，乃是企圖復辟的整個反動派的匪特組織的一部分。有『民國十九年』，有台灣，有蔣介石。特別是，有美國，有杜魯門和麥克阿瑟，有原子彈。『當心變天！當心民國十九年！原子彈一炸五百里，東北已經變成焦土！蔣介石在上海登了陸啦！』——這便是他們投給農民們的恐嚇和威脅。就在他們之中的一些人，在這次土改運動的進行中，給羣衆發覺了陰謀，把他們捕捉起來的時候，恐嚇和威脅也依然沒有絕跡：『殺罷！殺我們一個，你們總得賠上一百個！請當心你們的腦袋！』

自然，已經覺悟起來的農民羣衆，是恐嚇不倒的，他們不僅不會因地主特務的威脅而卻步，正相反，他們正用着更大的力量去鎮壓那些喝血鬼，那些匪徒和禽獸。『血債要用血來還，』他們用這樣的嘹亮的口號，來回敬那種卑鄙可笑的恐嚇。特別重要的是，由於這次對地主惡霸的鬭爭，使他們認識了上帝的猙獰面貌。在過去，他們的視線是比較短的，他們

的眼睛只看到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。美國嗎？離自己太遠遠了，遠遠到不可想像。在他們的生活之中，他們所最關心的，乃是雨水是不是調順，莊稼收成好不好，一年辛勞所得的糧食能够維持幾個月，等等。『禾鏟剛上壁，便沒得飯吃，』一個農民最大的痛苦便在這裏，最大的關心自然也便在這裏。他們的仇恨也是很深的。那些惡霸地主們，那些鄉保長們，那些殺了他們的父子兄弟的劊子手們，——對於這些人，他們仇深似海。蔣介石，便是一個最大的劊子手，他們也能認識。可是美國，它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呢？不錯，美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，美國人的鼻子高，皮膚白；美國有飛機，還有牛奶粉和肥田粉。他們隱隱約約的知道這些，但這些和自己沒有關係。——至少是關係很少。半年前，朝鮮戰事爆發了，美國的炸彈在轟炸朝鮮人民，美國的大砲在轟擊朝鮮人民，美國的大兵在屠殺朝鮮人民。通過傳播在農村裏的謠言，農民們知道了這些。而且，就是這些謠言，使他們開始意識到美國在朝鮮的行爲，也和自己的命運有關；因為，那樣兇惡可怕的美國，原來是站在地主階級那邊的，站在蔣介石那邊的。——因為，這些謠言，是出之於地主階級的口的，是用來恐嚇和威脅農民們的。美國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在自己和朝鮮人民之間，又有着怎樣的關係呢？農民們的思索前進